

思想的 浮冰

立斋文存

刘东 — 著

文
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思想的浮冰

立群文集

刘 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的浮冰 / 刘东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1776-1

I. ①思…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9047号

策划编辑 姚映然
责任编辑 李 岷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思想的浮冰
刘东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20 × 1280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4
字 数 189,000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1776-1/B·1007
定 价 49.00元

目 录

自序：如临如履地“叩其两端” /001

政治观念

远近高低的卢梭 /009

对韦伯的阅读才刚开始 /023

阅读伯林的十年 /035

政治哲学，仍要属于哲学 /045

文化传统

意识重叠处，即是智慧生长处 /055

讲学社的眼界与胸怀 /079

“必要之恶”的谨慎权衡 /095

恢复社会的良性细胞 /109

拾级而上的进学路径 /129

“礼失求诸野”之后 /153

重造滋养思想的一方水土 /163

艺术美学

古拉格的拉锯 /171

冲突与团圆的文化功能 /189

苦痛生珠 /243

清华美学的世纪接力 /251

不立一法，不舍一法 /259

知识生产

重新激活“中体西用” /267

对于“洁净学术水土”的乡愁 /281

经典阅读的混乱现状 /293

文化如何走出去 /297

为了中国熬出传统 /301

重振国学，守护校魂 /319

代后记：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 /329

自序：如临如履地“叩其两端”

这本小书，收集了晚近的诸多思虑。——而由于自己最近工作的重心，刚巧从北京大学比较所，转移到了清华大学国学院，因此这些所思所虑的焦距，也便稍微跟着有所调整，从更关注跨文化的思考，转移到更关心本文明的立场。

不过又可以说，自己的关注点是一如既往。在收入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中，我曾信手写下这么一句话：

站在这块有限的思想浮冰上，我同样意识到了滑到
另一边缘的危险……

此语虽然简短，却刚好凝聚了自己长期的心念，正巧可以用来标示心中的一贯关注。所以，我就以“思想的浮冰”这么个意象，来命名整个的这本书，——这样一来，便要就此再略作发挥。

如果正像苏轼所说的，甫一“识字”便已是“忧患”之始，那么，一旦进而学会了“思想”，特别是像哲人那样穿透性地“思想”，那就更是一件让人无比煎熬的事情了，说穿了，那绝不会比站在一块有限的浮冰上，无时无刻不在脚下的激流中摇来晃去，能让你更多出一分安全感！自己原本是乐呵呵的天性，可现如今，一旦觉察到当今人类的四面楚歌，却时不时地要从睡梦中惊醒，正所谓“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即使在大天白日，也往往会恍然感觉到，简直像是进入了哪个危险的北极镜头，战战兢兢地站在日渐消融、越缩越小的冰面上，惊惧地听到四面传来的崩塌声，随时都有彻底掉入海底的危险……

由此也就别无选择了：只有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尽量用紧张的脚步抓牢地面，也尽量用双目的余光去寻找相对安全的趋中点，以便随时调整自己站立的位置。事实上，本书中收纳的各种文字，无论是随笔、评论、讲演，还是序文、访谈、答问，都反映了自己对于多方危险的时刻警觉，以及自己对于立足位置的不断调整。此外，由于并无一位曾被虚构出来的上帝，再来确保人类一定会“洪福齐天”，所以，我所能进行的也就只是“反向思维”，——这便是说，决不能只因为盯住了这边的危险，就忘了浮冰上还有另一个边缘，而真正的人生吃紧之处，只在于哪个边缘距离你更近，和哪边的危险更迫在眉睫。

当然，另一方面，绝非只是当个笑话来说：如果大家眼睁睁

地望着有人刚刚从这边爬上岸来，竟连一秒钟都不愿耽误，就赶紧又朝着那边掉了下去，那一定是哪只海狮、海豹之类，在进行一轮轮的水族表演吧！——这些憨态可掬的海洋生物，也一定是为了腹中强烈的饥饿感，才会向那些操弄食物的驯兽师进行如此赏心悦目的讨好吧！……幸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已不难让心情越来越集中和专注了，否则，光是那一轮又一轮的翻新表演，就会把注意力又吸引过去不少。

而我眼下，却宁愿埋头在自己的书堆中。的确，我所写下的这些所思所虑，总是跟手不忍释的书册分不开，它们不仅堆满了我的书房、卧室，也堆满了我的办公室，以致眼下即使来了访客，也只能透过书堆的缝隙，影影绰绰地跟人家讲几句话。——少年时代正值“文革”浩劫，从未敢梦想能读到这么多书，可如今，虽已整整阅读了几十年，却仍能每天惊喜地发现新书！正因为这样，本书的写作由头虽则不一，但总是离不开这些心爱的书，其中既包括别人写的书，也包括自己写的书，还有自己翻译的书，或者自己主编的书，以及自己推荐的书。它们作为一种持续的刺激源头，在随时吸引、激发和唤醒我，朝向各个不同的思想领域，发出姿态不同的各类运思。

而除了这样的灵感源头，这些无时不在的所思所虑，总跟脚下的立足位置分不开。在这个很容易滑落的冰面上，无论遭遇怎样的裂缝和面对怎样的危险，我都不光想到及时地调整，也想要

赶在第一时间就能把内心感受给大声喊出来，——哪怕那声音充满了惊惧惶惑，充满了呼天抢地，充满了搏斗抗争。而另一方面，如果自己这种即时的发声还有着某种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还能被别人给一眼辨识出来，那正是因为，无论在进行独白还是对话，它后面总还有个独特地属于我本人的、积累了数十年思考经验的、抵死也不去盲从任何别人的主体。

进一步说，也正是这个仍在时刻思想的主体，才帮助自己在这块危险的浮冰上，至少暂时还堂堂正正地站立着。我甚至还进一步遥想，或许古往今来的思想者们，所唯能确保做到的，正好跟眼下的自己一样，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态度不断调整自己的身姿步态，以面对当下遭遇的险境，这才是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由此，在不稍释缓的、念兹在兹的忧患意识中，把自己想象为立身于有限的、危险的、随时都可能崩塌与滑落的浮冰上，恰正是最为典型的先哲立场。而如何就立身在这有限的浮冰上，以不断“叩其两端”的警觉行为来实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从而保障相对的人生安康，则又体现了最原汁原味的中国智慧。

是啊，《诗经·小雅》所吟哦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正是表达了这一层意思吗？而《论语·泰伯》中重复记述的“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不

更说明了此种深切忧患，又只有至死方休、死而后已吗？——或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所收纳的所思、所虑，乃至所惊、所喜，才算是跟自己晚近的焦距调整和重心转移，不期然而然地结合起来了！

是为小序。

2012年4月2日晨2时半至4时于清华大学立斋

政治观念

远近高低的卢梭

——穿越多国的观念旅行

卢梭文本的多义性，原可从他灵感来袭的写作态度中看出一些苗头来，比如他在《忏悔录》中就回顾过自己《论科学与艺术》的写作过程，——那可算不上多么缜密的研究，只是凭着一时冲动进行抢答，而且受限于征文的要求，还只能要么肯定要么否定。——那正是我看过的第一本卢梭著作，所以也就对这位作者留下了此类的先入印象。

然而，卡西尔（Ernst Cassirer）¹ 的名著《卢梭问题》，却强调了问题的另一面，即对于卢梭的零散、分裂和多义的理解，只是读者和后学们的错，——如该书的序言就这么为卢梭辩护：

卢梭的著作激发出迥然各异的诸多运动这一事实确

1 或译作卡西勒。

凿无疑，而很多研究卢梭的学者据此就推断说，含混不清或自相矛盾是卢梭作品的特征，他们没有注意到，门徒们仅仅取其所需，从而歪曲了导师的哲学，这乃是众所周知的趋势。很多思想家都因解说者而遭殃，但却很少有像卢梭这般受罪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坚称自己的思想是一个整体，但互相冲突却同样言之凿凿的主张却掩盖了这种完整。¹

赶巧了，笔者多年前也曾接触过这个问题，——那是在译完卡西尔的另一名著《卢梭·康德·歌德》之后，信手在“译序”中提到的：

卡西尔为我们描绘的卢梭，既不是那位因写下了《忏悔录》而惹起过无数躁动泛滥的“感伤主义者”，也不是那位因写下了《社会契约论》而屡遭新自由主义者批判的“集权主义者”，而是一位专注贯一地沉思着正义观念的人类良知的代表。也许，这样的一位卢梭肖像，与其说是悬挂于他本人的“退隐庐”中，倒不如说是悬

1 [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彼得·盖伊编，王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2页。

挂于康德的书房中。¹

也就是说，按我当时的理解，而且我至今也这么想，我们还是有可能思考出一位具有内在整一性的卢梭来，从而整合起两种相反相成的企求，只不过那需要动用像康德这样的缜密头脑，去对卢梭的水花四溢的善感性进行理性的澄明与过滤。——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我当年才会接着说道：

令人更感兴趣的，却并不在于这本书到底为我们描绘了一位生活在法国历史中的卢梭还是德国观念中的卢梭，而在于读者们可以借这本书的案例分析去发现——当澎湃奔放的激情波涛被疏导进透彻而清通的理性河床之中以后，它会在逻辑的聚敛中得到多么有力的澄清和加强。缘此我们就可以说，无论如何，康德心目中的那幅卢梭肖像，从彻底发挥人类潜能的要求来说，都是最真实不过的。²

沿着上述论断，我们一方面固然可以说，卡西尔看来是有道

1 刘东：“译序”，见卡西尔著《卢梭·康德·歌德》，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页。

2 同上。

理的，他的确有理由去沿着康德继续发挥和挖掘卢梭的精神潜能，从而使我们为思想的前途感到乐观；可另一方面，如果碰到并无哲学头脑的人，连卢梭的认真劲和连贯性都没有，事情就显得有些尴尬了，——而眼下，我就要来续说此种尴尬。

由此，为了更明晰地演示问题所在，我还要再引进一条汉学的线索，那就是史华兹论述中国的解释主线。那真是一条很有独特风格的主线，简直是一长串精心码放的多米诺骨牌：先是由中国“近世西学第一人”严复，一不小心碰倒了其中的第一张，即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可谁承想，由于我们这个民族之主体性的顽固，这些骨牌便在不断误读的路线下，为了给整个国家“寻求富强”，便糊里糊涂、稀里哗啦地倒向了法国的极权主义思想家卢梭。——也就是说，在史华兹看来，至少是以严复的解读为突出表征，这个一心想要寻求富国强兵的、作为整体集团的民族，从此便一步失误、步步失误地，从倾心英国倒向了倾心法国，从提倡个人倒向了提倡集体，从主张自由倒向了主张激进，从改革道路倒向了革命道路……

上述的解释路线，当然很是精巧迷人，也的确迷倒过不少人。然而想当年，我却一边主持它们的翻译，一边又暗自保有些许的踌躇。自己以往被耳提面命的学术训练，总是在心里悄悄地打鼓，觉得这样的写作越是圆满自洽，恐怕就越是要为难思想史了；或者说得更直白些，一旦赋予思想史如此周备的解释功能，也就难